

大
麻皮吃
小麻皮

(省記笑)

大便書局的老板小麻皮先生，是書業中有名的一個小滑頭，從前在大滑頭手下做小伙計的時候，就歡喜偷偷摸摸的掉帳花，後來中了一條湖北二彩，他就抖起來了，自己又開了一家大便書局，專門出拆爛污的書，二十多頁一本，定價起碼六角八角，大便宜卻祇賣他六分八分的，外埠朋友看見有這種便宜可掬，自然就來上當，所以省撙撙了不少，可是幾年以後，一兩洋銳斷索細了，今年他就改本營了，出了三百塊錢，買了一部十幾萬字的稿子，印丁薄薄的那本書，外面裝了三個套子，定價到定了五塊錢，對折賣兩塊半，其實他本號祇要五元就夠了，他的廣告政策真萬幸，不斷斷的天天有廣告報，新出報來看見，到了現在，聽說已難有萬幸都去了，那就有有人眼紅，想出來截他一下竹槓，齊巧有一位方人也老板，當時小麻皮想截他的牌頭，把人家作的罪，却寫在他的帳上，其時他胡亂點了一點頭，也就應允了，不想出他以後，錯路去商議的，小麻皮也該應，招呼也不去打一個，他做了一個律師去商量，這位律師先生，滿臉的大麻皮，雖然八月半過不落，就講好樹上開花，有連根大家一半，馬上寫了一封信去，要小麻皮賠償一千塊錢的損失，小麻皮別處地方猜測，看見律師，到也慌了手脚，就請人去律師，總算講好了四百塊錢，把這一件事了結，方人也老板，和人大麻皮律師，每人便分了二百塊錢，八月中秋桂花香，適適意意的小大出之去了。

介紹幾句骨子裡的情話

(蝦蟇)

前晚星期，余伴同親戚八數人，該片好壞不談，專述彼中所聽得的幾句隱隱約約而官宦堂皇的情話，介紹給諸君聽聽，以博一笑。余等進場時，已開映，暗中摸索，良久，始得坐定，余之並座者，為一少年，少年之傍為一老婦，依老婦強者，一個態度聲容之醜陋也。

（作者有先見之明）等到我們平心靜氣，有些微識了，這種心猿猴似的歡趣，也就開始講起來了。那裏和他的那聲音說道，……絳繡，陰有得眼，睛睜了吧，下次都是害你不要，硬要拖除來，下次都是害你不要，硬要拖除來，這個老婦笑答道，他也是一

篇至誠，吾要助你們注意的，那絳，豈不過渡了，說他是一番美意，那女子接口道，徐說他是一番美意，將來娶了嫂嫂，還不是同嫂嫂一樣

此次某星北游，風頭頗健，然以者在中，而其語滋怪，殊出人意料，一聞某星某南旋，事非尋常，歡迎，不知某星自檢束，交際已求當局干涉，當局亦以其招搖太甚，乃以函致某星，囑速離去，否則離去，否則，發覺如此，雖有狗然遠引乎，」以上兩友實所言，其

函令出境

(生狂)

某所知、則尚有內幕爲外人不及深也、蓋某有友、方客都門、近以書極瀟、遂資人以口實、致遭反對、甚甚、良不謂然、顧又不能以法律則將嚴厲對待矣、某星始咸輿論之肉之與援、亦無能爲力矣、則我其終覺其成爲一疑團焉、

紅報紙出售

如欲購紅報者請與新報
紙報館接洽
生君接洽
芝
出第
片友

不可多得之青心老

(俠—南江)

不憚不罵，說幾句公平話，如有人不信，敢請切實調查。且說上期的上海花報上，載有一段小報告，大致說小花園背心老七，一個風流鬼，少在馬路看戲，學了白牌汽水，神氣活現，並且替他加上了「一個小米飯」的雅號，其實吃了寧子飯而打死鴉片的東西，確是可惡透頂，區區平時不免也在花叢中走走，看見這種魑魅也是恨得不得了，所以一看到這條報告，只是我向他來得喜多事、滿心想見這位背心老七究竟是怎样的一件寶貨，於是就在常夜六日，一位馬大律師在陶樂春由馬君出面叫他，不一刻來了，風姿很不差，而且非常忙，把報紙無絲毫牽子氣味，我看問他是是否老七，他應了一聲是，馬君忙把他那銀幣掙給他看，老七看完以後，就昂然說出一篇話來，吃寧子飯是一格下賤行業（使你不蘇白飯即以普通白話文出之，此係老七語。）而且是最苦不過的，我自問對於這一點很能了解。（談吐確是甚佳）所以平時時發生，因遇上禮拜六的夜裏，有一位姓劉的客人，在這件事情的發覺上，我不肯對搭什麼零子，簡直未嘗些微鄙視，這件事情的發生，因遇上禮拜六的夜裏，有一位姓劉的客人，在○樓方健忘叫了我一個空堂，當時就約我明天到他的新台去看。你想想方健忘，叫誰都不能答應，當時就約我到明天花報上，我們下面王英老三認了一個客人，約他去看程艷秋。老三強死強活的把我拖了回去，想那姓劉的客人一定也在那裏，他不認得老三，便為我有意思了他同別的客人來看，而且他那裏又多，她雖看我，我却沒有看見他，當然未會招呼，他便以為我神氣活現了。老七這幾塊憤憤地講了一篇大篇，然而一個字也沒有罵着那客人，末了談

驛馬江阿圖矢縱良之交涉

(駝不康)

我們哈哈大笑，在下定當介紹於諸大編輯、諸大撰述之側前。

杭車中見

索友魯君，日前因事赴杭，今已返。魯君及在車廂中之所見，今已頗稱滑稽、發笑之博一絮、魯子曰：余自北站登車，累時刻、

戴鴻阿因失敗、我已在本報宣佈過了、如今我來講失蹤後的事情吧、

戴鴻阿因的失敗、是爲了欠賬還不出、自從俾十四日後、第一個方面、就是整理帳、計賬方面要算一個全生案目和訪茹老八最利害了、全生名下、一共有一百八十四元賬頭、他做了案目、自然老早就就了出來、可是他徹底是一個案目、

多、所以有了個苦娘、

俾格娘、

罷休、仍舊案、就按

全生聽了

害着了

催得緩

卷八
杭車中見

(潘伯)

把她救了下來、
風聲、倒底犯不
命、就靜了下來
了許多、一波方
人、天然也有資



高秋顰投身電影思

(早雀)

位看了這個題目，一定、難道我們可以說他錯了，所以不怕了。真莫知他鄉下人眼光中的不成、不過誤了、記得兩三年前，這個高秋舉、在先知是女、內、公司却說、第一台不是有過那什麼學生、現在因為和舊式家、深夜中來來、不怕、未免、了一回處、去年聽說到、的、發到了意見、一個出來、州去了、怎麼會拍起影、的、現在預備做『探親家』、總之高女士、北京有一個拉黃包車、中的配角、公司裏因為她、也不敢斷、影界、有無、叫做張學良、便使有人、頑笑、齊巧高女士、也稱、我所聽、了一篇『張學良拉車記』、得起一位自由平等的健將、能懂得自由

已東裝臨臨、敦促至再、只未完、該婦人頓然滿面笑容、得隨之偕行、所有電爐等事、子日、聰解之言、真所謂放馬、早已置之度外矣、追車行、袍、賊出而關門、疑使不幸而、不測、即在此際得而知之、於、又厲聲向乃夫曰、我儕遠行、上安能補救者、衆紛紜、莫、家中或竟因此而遇回禍、於是、入後車已抵杭、余亦隨即、其容在誰、爾當思之、該男、長篇、須想個妥善辦法纔是、最好、社會、真如到了杭城、打個電報或、小說、寄封快信至、托親戚人、過了幾天、那章魚婆對着白蠟、前往一視、方可放心、說向、第四回、星光閃爍、

新影
荔鏡傳

共八十大本
導演
嚴伯俞
主演
文逸民
范雪朋
陸劍芬
徐琴芳
粵園日不越橋已

画林秘史

樓填補
主海下

久不斂杯大嚼，乃思買醉歸，方入。生曰：忽聞隔座有聲，大呼曰：樂哉！樓主、忽問隔座有聲，大呼曰：樂哉！生曰：仲其蘭花手，搥得一塊肉，虎將琥珀口食之，爲狀滋邀，且嘆曰：來、來、來，樓主其來，余遂移椅就飲。

生、晝臣也、性殊落蕩、余詢其母牛君、足資君尋醉否、生曰足矣。詢父、君近況何如、曰、依然矣。牛耳、生大快、狂人相遇、常多浮大白、言竟、盡三器、以箸箸曰、糞林多秘史、君其開闢乎、曰、此大好下酒物也、願聞其詳。生乃酌酒低談曰、君不開乎草心之甚乎、余曰、反振耳鼓矣、用蠟燭、著色安閑、神品也、生繼

我丹青之利牙、何以爲酬而答之曰、得一知己已可、則女史史亦負此椎耳、女史曰、卿詩中雲畫、書擅揮毫、丘壑、峰迴雲疊、或擬摹山折多峯、惟之所至、莫不如噴實止矣。

女史既日夕浸灌於此、勤非平底渾渾、大有駘驪矣碩老臨臨山、手挾烟雲、誦者女史之推、的是神品、雖非投、定万元常之物、即如鑑寒泉、研其物質、均言常常七轡以上云、

生言竟、已酒意闌珊、燈無

東陞送軍雜記

(七)

<p>史之疑已者，乃作詔蠲欠，^一</p>	<p>開小大之乎，生括手曰，非此非</p>	<p>鄭之影象也，夫女史畫，本惡且劣</p>	<p>畫，而善作煙霞筆，忽有一不速之客</p>	<p>甚而詢之問鳥事來，客曰，聞女史</p>	<p>未能任畫，雅其同好，今則與且偶</p>	<p>矣，有權良佳，不顧棄而還之，顧</p>	<p>供之於女史，日夕醺醺，以爲何如</p>	<p>女史脫客，若有醺醺，客若亦如</p>
<p>可師，其情可感，</p>	<p>此地屬東寧縣境，距城一百，</p>	<p>俄交界地也，街中橫一嶺，</p>	<p>中俄兩國公園各有一所，而</p>	<p>○海山山中，一老者年近古</p>	<p>耕自食，頗具天然之樂，老</p>	<p>諸君，生性饒面，行爲純尚</p>	<p>藉語近鄰，據謂彼自二十</p>	<p>於盜後伐木工人代指，大有</p>

馬路電報

100

伯樂何所不爲，是君惡之，客莫不喜。無憾矣，乃益奮，意合節。

昔比、之概、之慨、齊謂、定遠之

古八十

除濫、

大勢如月，則月日難離，一切已預備舒暢，觀客亦紛紛而來，忽臨時退避還轡，宣告停演，其原因據聞前六日龍頭尚未裝置完固所致之故。（馬路訪員）

又據可靠消息，將君緣決不下南洋，但新路籌畫方面尚在極力疏通，（馬路訪員）

某世界決於月內停辦，一說開一部份為遊藝場，下面仍設旅社，（馬路訪員）

明星公司演員黃貞甫、日來每晚蒞臨天豹樓，鄙國於各場子中，以為注目，昨復獲一手杖，由以體胖，上下扶掖搬力，藉藉此借重耳。（某）

新舞台、既有前笑舞台各藝員，今日在鐵柱台前，而頃悉又有女雙寶家周筱虹、亦擬於新舞台劇客串三天云。（某）

第四回
春光閃爍真無緣
柳影婆娑走八百

(三五)

(不廉) 波就
老八
定洋
阿公
上佛
但是
好阿
小頭
阿小
來身
頭，免得害了你妮呢。

前往一視、方可放心、說向的義務、依舊拿不定定洋、這消息忽然給一個姓朱的白相人知道、倒又是一筆現成生意、他就攪了下來、要阿因格賠還四倍洋錢、便想大發老癩、總算東想法西想法弄幾千、洋錢來還老八、在這常見、白相人那背口如舌、仍在交涉、但是阿因昨天有人看見他是在花園弄買賣、人看見便在小白花園上買好鞋、結果未除自身作事自當、何妨出來自家料理、免得害了你妮呢。

過了幾天、那章蕓芬對着白鑫、故意的迷花眼笑、俏俏形狀的裝給他看、白鑫當作章蕓芬的心秋下來了、也就湊了上去、每日裏追隨左右、服侍得十分周到、章蕓芬要坐汽車、他就請伊坐汽車、章蕓芬要吃菜、他就請伊吃大餐、章蕓芬要剪衣料、他就給伊剪衣料、章蕓芬要上卡爾登跳舞、他就陪伊上卡爾登跳舞、章蕓芬伸着手要打人家耳光他戴頂頭顱讓伊打耳光、一連數日、到了他的二百多塊錢、除出一車大餐汽水香煙耗掉耗光的物品外、又讓伊身上多壞了一套舞衣、一身紡綢衫褲、兩雙燙金織花皮鞋、一頂草帽、半打小手巾、兩瓶生髮水、白蠟袋裏、却把辛辛苦苦賺下的鈔票、變作永安先施公司的股票、一盒香膏、卡爾登幸甚的賬單、他雖是這般的施用、他心里却還非常的受用、想章蕓芬遲早還是我囊中之物了、看伊這樣的情形、分明是回心轉定了、祇要再撒點迷湯、再用點功夫、再化點金錢、就不由我不入我掌心了、果不然的話、這日拍戲完畢、章蕓芬就對他說道、白先生、今天我住在遠東開了房間、你可高興與來自相親、白鑫聽了此話、心花怒放、想我不甘寂寞、伊到反來俯就我了、便一疊連聲的答應道、密司袁開到了房間、我急的不來自相、等歇就一進去好了、章蕓芬道、那末我還要到別處去轉一轉、白先生、你等歇到遠東來尋我能、白鑫道、此刻是幾號呢、